

孙皓晖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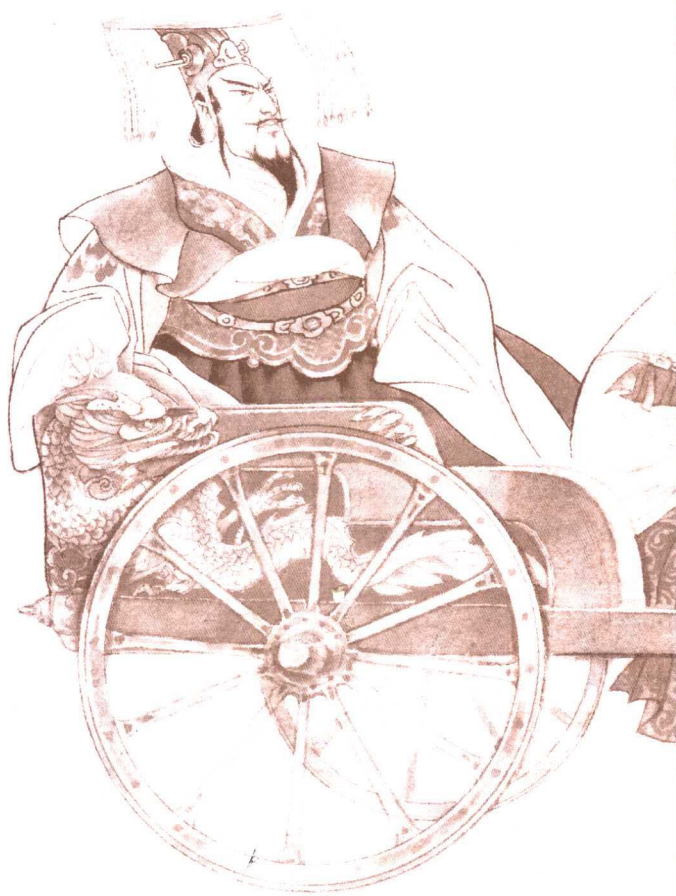
大秦帝国

金戈铁马

河南文艺出版社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大秦帝国

孙皓晖 著 · 第三部 · 金戈铁马 上

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秦帝国·第三部 金戈铁马(上、下)/孙皓晖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8

ISBN 7-5354-3071-6

I.大…

II.孙…

III.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5748 号

策 划:王幅明 周百义

装帧设计:方隆昌

责任编辑:许华伟 杨吉哲 韩 敏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责任校对:陈舒植 丁淑芳

出版:河南文艺出版社(电话:0371-65384196 传真:65379196)

邮编:450011) (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)

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46.25 插页:4

版次: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字数:780 千字 印数:8001-13000 套

定价:60.00 元(上下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楔子.....	1
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无妄九鼎

一 奇兵破宜阳 千夫长崭露头角.....	7
二 秦武王隐隐觉得不妙.....	17
三 九鼎梦魇 幽幽血光.....	22
四 大雨落幽燕.....	33

第二章 艰危咸阳

一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.....	46
二 风雨如晦大咸阳.....	52
三 飘风弗弗 迅雷无声.....	62
四 扑朔迷离起雷霆.....	73
五 慨其叹矣 遇人之艰难.....	84

第三章 东方龙蛇

一 邦有绥兮 不让须眉.....	99
二 临淄霜雪浓.....	110
三 东海起大蛟.....	119
四 布衣柴门千里驹.....	126

五	两侠入寨管慎慎	134
六	几番折冲 大起战云	147

第四章 鏖兵中原

一	六十万大军压顶函谷关	161
二	左更白起临危受命	164
三	齐王夜入军营 联军横生波澜	174
四	河外大开打 初帅刁狠狠	179
五	君臣将士咸阳宫	195
六	苍苍五大壕 师徒夜谈兵	200

第五章 冬战河内

一	流官竟成奇谋 齐国侥幸脱险	210
二	咸阳宫黄夜决策	218
三	商旅孙吴秘定策	225
四	大型兵器尽现箕田大营	232
五	冬战河内 狂飙拔城	242

第六章 滔滔江汉

一	碧水风雷云梦泽	255
二	陵世后晏再出山	260
三	南国雄杰图再起	269
四	江峡大战 水陆破楚	280
五	白起激楚烧彝陵	293
六	楚怀王第一次独断国事	299
七	终以身死问苍天	305

第七章 兴亡纵横

一	燕山气象 赫赫大邦	313
二	乐毅算齐见分毫	3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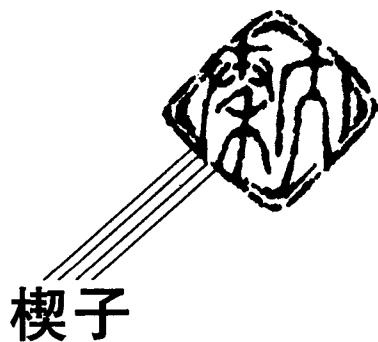


三 狂狷齐王断了最后一条生路	325
四 乐毅临机入咸阳	335

第八章 幽燕雷霆

一 六百年老诸侯振翼而起	348
二 冰天雪地的辽东军营	351
三 轻锐劲捷的燕国新军	355
四 我车既攻 我马既同	359
五 盖我六师 如雷如霆	367
六 军前保国君臣心	375
七 酷刑万刃 瓦釜雷鸣	381





楔子

五月初，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——秦王亲率五万铁骑渡过孟津，直向洛阳逼来！

古老的王城却是一片平静，没有惊慌议论，没有奔走相告，更没有慷慨请战。国人一如既往地古老的井田中默默劳作，收割着已经熟透的薅麦棘麦，悠悠然地在收过麦子的田里翻地旷地，为秋日再种做着有条不紊的准备。王室的作坊依然丁丁当当，官市的交易依然童叟无欺，市人的脚步依然慢条斯理。甚至洛阳城头的王师老卒，也只对飞进城门的斥候漫不经心地瞥上一眼，便依然抱着锈迹斑斑的斧钺矛戈在阴凉处打盹。

在这幅亘古不变的悠悠图画中，却有一辆辎车辚辚碾过郊野向王城疾驰！

太师颜率本来正在王田督耕，一闻惊讯便立即赶了回来。他最担心的是，新近即位的少年天子能否经得住这次风浪。天子但有闪失，周室便将彻底被淹没。多少年来，洛阳王室在列国夹缝里腾挪，头上始终悬着不知多少口利剑，大国的威逼，小国的挑衅，从来都没有断过。只是借着“天子”的名义，靠着木然的忍耐，也凭着老太师与上大夫樊余小心翼翼的周旋，王室才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，神奇地在鼎沸的中原悄无声息地存活了下来。可这次非同一般，这次是天下望而生畏的秦国大军杀来，王室立时便有覆巢之危，樊余又隐居归山了，老太师如何不心急如焚？

一路在郊野疾行，颜率悲哀地闭上了眼睛，不禁便是老泪纵横。

六百多年下来，天子部族的周人已经在久远的平静中变得麻木了，变得听天由命了。他们不会像当今战国庶民那样，面对家国兴亡慷慨赴战。甚至也不会像昔年夙敌殷商部族那样，面对亡国大险，在朝歌做最后的殊死一战。文王作《易》，周公作《礼》，六百年安享天下贡赋，周人便渐渐成了温柔敦厚的王化之民，



尚武奋激的性格竟是丝丝缕缕地化进了这松软肥沃的广袤平原,纵然天塌地陷,也无法使他们脚步匆匆。按说目下新天子刚刚即位,在任何一国,都正是主少国疑的动荡时期。可在洛阳则不然,不管天子换了谁,是垂垂暮年的老人,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年,国人都安之若素,根本不会生疑生变,仿佛这天子压根与自己无关。国人若此,能指望他们浴血护国么?说到底,还得靠老颜率来拼力周旋。可这次老颜率实在是心中无底,甚至连自己都产生了一种大限将至的恐惧。

“轰——轰——轰——”

辚车刚刚穿过大漆斑驳的红色宫墙,便听宏大沉重的钟声轰鸣不断,宫城里到处都是急促杂沓的脚步声!老太师心中猛然一沉,脚底一跺,辚车还没有停稳,更不待驭手过来放下车机,已利落下车,踉踉跄跄向钟鼎广场奔来。及至看见那座厚重拙朴的钟亭,他却惊讶得愣住了,明明想喊一句,张开口竟是没有声音。

钟亭下,一个身披大红色绣金披风、头戴一顶精美白玉冠、长发披肩的少年,抱着粗大的木柱钟杵,正奋力向大钟猛撞!锈蚀的木屑与厚厚的灰尘激荡飘飞,钟亭弥漫出一片烟雾。少年却全然没有理会这些从未见过的脏物,只顾一下又一下地愤然猛撞,那咬牙切齿涕泪交流血脉贲张的模样,使匆匆赶来的内侍与侍女相顾失色,没有一个敢走过去。

就在这片刻之间,钟鼎广场已经聚来了不少臣工,宫女、乐师、嫔妃们也惊惶地挤在一起,像是一团团浮动的红云。王城禁军也三三两两从阴暗幽深的宫门洞中跑出来,部伍不整地聚在四周,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随后踉跄赶来,气喘吁吁地站在禁军前列却不知如何是好。大臣们的辚车陆续驶进广场,纷纷从车上跳下奔向钟亭。终于,颜率看见两辆华贵的青铜辚车飞进了广场,天子王畿的两个诸侯——东周公与西周公也匆匆赶来了。

仿佛没有听见杂乱的响动,也没有看见纷至沓来的人群,少年依然抱着粗大的钟杵,费力地一下一下地向大钟撞去,满脸是汗,满眼是泪,手与胳膊已被钟杵磨破刺烂,鲜血一滴一滴溅到大方砖上。

惊呆了的颜率终于清醒过来,大步冲进钟亭,老泪纵横地扯住少年衣角:“我王贵为天子,须得为天下臣民保重!”

少年一个踉跄,不由便松开钟杵,却惨淡地笑着:“天子?臣民?可,可有如此天子?如此臣民?”一声粗重的喘息之后,猛然挺身跃起,一头撞向大钟。一声清脆的金玉交击,伴着宏大的钟声响起,那顶精美绝伦的白玉冠被撞得粉碎,头上一股鲜血汨汨涌出!

老颜率没有来得及抱住少年,抱着那一领扯下的大红披风,随即又嘶声哭喊着扑上去抱住了少年:“太医——快!太医!”东周公、西周公几乎与太医同时冲



到，围住少年便是一阵忙乱。大臣嫔妃老军们不知所措，一片木然呆立，无声无息地跪倒成一片。

变起仓促，老太师竟是蒙了。及至太医大汗淋漓地说了声：“上天佑护，天子无碍。”老颜率顿时瘫软在地。良久回过神来，昏迷的少年天子已经被抬走了，老太师便将东周公、西周公并几个还算管事的大臣叫到一座偏殿，商议处置这起闻所未闻的天子自残，还得商议如何应对这灭顶之灾。

跟随天子的老内侍说，早晨起来，天子一直在钟鼎广场漫步，恰好遇到孟津斥候急报军情。老太师不在王城，天子又好奇追问，斥候便将急报交给了天子，并备细说了秦国的汹汹军势。天子一听大急，立即紧急召见东周公与西周公。君臣商讨了一个时辰后，老内侍便见天子涨红着脸出了大殿，断然下令全副仪仗出巡。老内侍好不容易聚齐了六百禁军，却见天子两手包着渗血的白布走了出来。身后四名小内侍却抬着一幅宽六尺长一丈的白布，上面是八个鲜血淋漓的大字——周室危难，国人用命！这分明是天子切断手指写下的了。老内侍大惊失色，扯着天子衣襟便哭声劝谏，要太医治伤后天子再走。少年天子勃然大怒，一脚踢翻老内侍，声嘶力竭地喝令：“走！发我国人！”

走遍了洛阳城内的国人坊区，天子慷慨激昂地喊哑了嗓子，却只有十多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愿意从军赴战。天子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郊野，派出禁军与内侍在郊野井田四处奔走，宣示征发王命，可那些悠悠然的农夫们竟是没有一个人理睬。

老内侍说，他怕天子太过伤悲，便悄悄与禁军老将在一井旁恫吓一群农夫，让他们“慷慨请战”，以抚慰天子忧国之心。可那群农夫竟是轰然大笑。一个老人说：“洛阳国人都逃光了，我等留下给天子穷耕，已经是伯夷叔齐般孤忠了。要赴战，哼哼，我等今夜便到秦国去过好日子！谁却稀罕守在这里了？”吓得老内侍与禁军老将竟是连连赔罪，反复说天子本意是要国人奋起，不是强征拉丁。谁知不说犹可，一说之下，农人们竟是一片忿忿之声。一个女人尖声哭叫：“穷耕的都是隶农，不是国人！平日谁管我等死活了？要打仗了，便找我等贱民。那些王族国人都做甚去了？”

那女人的哭叫声天子也听见了。老内侍说，天子愣怔一阵，背过了身去挥了挥手。就这样，天子悻悻地回到了王城，又在钟鼎广场无休止地转悠。午后时分，老内侍便听到了方才那不寻常的钟声。

“二位周公，天子与你等却是如何商议？”老颜率叹息了一声，已经隐隐明白了此事根源。

东周公黑着脸：“先王尸骨未寒，天子便要三周合一，修改祖制。”

西周公却是淡漠非常：“天子要三周统兵抗秦，何人却敢应承？”



颜率不禁默然了。自从周考王在洛阳王畿分封了这两个诸侯,一周变成了三周,洛阳周室便没有一日安宁。仅有的星点儿力量也被拆成了破碎的三块,你掣肘我使绊便闹得个不亦乐乎:东周欲种稻,西周不放水,西周欲通商,东周便设卡,闹哄哄一百多年,硬是成了天下笑柄。《周礼》以分封为本,诸侯一旦封定,只要朝贡如常不反天子,谁也没奈何,连天子也没有办法取缔。周显王想三周合一,没有成。周慎靓王又想三周合一,还是没有成。今日国难当头,这个少年周王又是自讨无趣。面对如此破局,他这个太师又能如何?思忖半日,颜率挥挥手正要说话,却闻门外一声长宣:“天子驾到——”

颜率与大臣们都愣住了。

少年天子竟是一身布衣,头上手上包着血迹斑斑的白布,胳膊上吊着一副夹板,乌黑的长发散乱在肩头脸庞,面色苍白地走了进来,活生生一个战场伤兵。在以礼制为法度的周人眼里,这可是大大地不合礼法,有失天子威仪。一时间,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,竟不知如何是好。有几个老臣噙动着嘴唇便要直谏,目光闪烁中硬生生憋得满脸通红,却终究没有人开口。

“我王万寿无疆。”颜率站了起来,念诵了一句天子伤病时的颂词,竟再也没词儿了。

少年天子却谁也不看,径直走到颜率面前:“颜太师,王室土地还有几多?”

颜率立即清醒过来:“东周西周在外,洛阳王畿五十余里,分为十乡。”

“所余民众多少?”

颜率道:“王城国人十万余,十乡隶农六万上下,共计人口不到二十万。”

“臣工吏员还留下几多?”

颜率苍老的声音中透着悲哀:“禀报我王:自先祖显王起,王室臣工吏员流失颇大,朝臣所余不足五十名,吏员所余二百余名,宫中嫔妃、内侍、宫女、官奴等应有一千余名,总计不到两千人。”

少年天子竟是没有任何表情:“天子六军还有多少?”

颜率向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将点头示意。老将军趋前躬身大声回答:“启奏我王:天子六军所剩六千余人,老弱病残居多,兵器甲冑年久失修……”声音便骤然小了下去。

少年天子惨淡一笑,走到王座前却依旧站着,看看殿前一片白头,不禁叹息了一声:“难为诸位今日赶来勤王。洛阳王钟,已经百余年没有响了。今日本王撞响王钟,是要告知诸位:周室天命已绝,你等好自为之,作速逃生去了。否则,秦军一到,想逃也是来不及了。本王不怨天不尤人,只怨列祖列宗没有恪尽王道,坐失大好河山……”

颜率惶急插话:“我王不可造次!”



老臣们一齐拜倒在地，一片哽咽唏嘘中竟无一人说话。

按照惯例，这便是默认了天子王命，赞同了各自逃亡。虽然老臣们都是世袭罔替的高官显爵，可在几百年的风雨冲刷中，高官显爵早已经缩水干涸得只剩下古铜色的外壳了。在洛阳王畿这种没有财货流通的封闭天地里，大臣没有封地便等于没有一切，仅靠王室的赏赐，连体面的钟鸣鼎食都难以为继，遑论富贵威权？从心底里说，洛阳王畿已经没有了使他们留恋的财富根基，其所以还留在这片土地上苟延残喘，全是因了那虽然已经非常淡薄但毕竟有着久远积淀的“王民”情怀。而今却是天子有命，也实实在在面临灭顶之灾，还要死守，似乎便是不识时务了。

“我王且慢！”东周公与西周公一起离开大案，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。

少年天子冷冷一笑：“两公有话？”

东周公与西周公却是真正地着急了。整个三百多里的洛阳王畿，这两个诸侯的封地竟占了十之六七，在整个王族与贵胄大臣的式微衰落中，唯有这两诸侯富得流油，却偏偏又是对王室不拔一毛。然则，他们心里却很清楚：天子旗号一倒，连宋国这样的二流邦国占领洛阳也易如反掌，更何况七大战国？有天子旗号在，纵然洛阳王畿被灭，也能保留一片体面的封地，维持钟鸣鼎食的日子也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这是春秋战国的灭国传统——对国君王族总是保留些许体面，极少赶尽杀绝。若天子与王室大臣做了鸟兽散，则无论哪国灭周，都会拿他们两个天下不齿的诸侯做替罪羊，杀无赦！唯其心中雪亮，这两个诸侯才真正地急了，甚至比天子还要着急。

“臣启我王：国难当头，当思克难之策！”东周公先慷慨激昂地甩出一句正辞，立即又急急跟上，“去国散臣，天子降于诸侯，臣以为甚是不妥。”

西周公立即附和：“社稷存亡，臣亦以为天子处置不妥。”

老颜率冷冷插了一句：“以两公之见，如何为妥也？”他要挡在前面，让天子有回旋的余地，这个少年天子不惜自残，竟硬生生逼出了这两个千夫所指的诸侯，老颜率已经大是敬佩了，如何能再让伤痛天子与他们喋喋纠缠？

东周公心知老太太主事，“嗒”地一弹玉笏：“本公出兵八千，军粮十万斛，以为洛阳城防！”

西周公立即跟上：“本公出兵六千，军粮八万斛，以为天子拱卫！”

“两公口贡多矣，如何取信国人？”老颜率罕见地刻薄了一句。

东周公黑脸涨得通红：“明日午时，瓮城交兵，府库缴粮。”

“好！明日午时交兵缴粮。”西周公奋勇跟上。

老颜率松了一口气，转身向苍白冰冷的少年天子深深一躬：“柱石同心，臣请我王收回成命，容臣谋划全国之策。”少年天子沉重地叹息一声：“但凭老太太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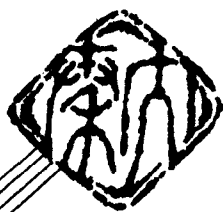
主了。”说罢大袖一甩,也不理睬东、西周公,径自便去了。

老颜率与一班老臣并两公诸侯便留下来商讨。老臣们个个气喘吁吁,说得囫囵话的都没有几个,只是唏嘘迷茫地点头摇头,实无一策可出。东周公与西周公除了出兵出粮,也是莫衷一是,只急得焦躁踱步。最后还是老颜率说了一番想好的应对之策,又对各人做了一番部署,方才散去,各自分头匆匆忙活去了。

次日清晨,老颜率带着天子的全副郊迎仪仗,北出洛阳,便向孟津大道而来。

临行前,周王竟忍着伤痛前往太庙祷告并占卜吉凶。龟甲的裂纹却混乱不堪,令巫师难以拆解。虽然如此,随行的颜率还是大感欣慰,竟蓦然闪出一个念头:若当初的周显王便是这个少年天子,周室岂能衰败若此?一个行将灭顶的王族,却出了如此一个刚烈睿智的少年天子,上天何其残忍也?当少年周王拉着他的手依依送别时,老颜率终于忍不住老泪纵横了,他破例地匍匐下年迈僵直的身子,伏地三叩,却连少年周王那清亮带泪的眸子看也不敢看,便匆匆走了。

颜率兼程赶到大河南岸时,荒凉沉寂的孟津渡口,已是天地翻覆了!



第一章 无妄九鼎

一 奇兵破宜阳 千夫长崭露头角

启耕大典一过,秦武王嬴荡便给甘茂下令:“攻克宜阳,打通三川,五月进军洛阳!”

甘茂精神大振,决意以赫赫武功在秦国站稳脚跟。他本是楚国下蔡的一个布衣之士,当年被频繁出入楚国的张仪说动入秦,又经樗里疾直接引荐给秦惠王,便做了执掌机密的王室长史。这长史虽然兼领宫廷禁军,但毕竟是文职大臣,在战国刀兵之世尚不是一等一的重臣,也不是名士谋求的远大目标,甘茂自然不甘老死在如此职位上。也是机遇际会,秦惠王恰恰在晚年得了怪诞的疯臆症,太子嬴荡又恰恰需要一个老师,张仪、樗里疾与司马错三位大才权臣,恰恰又忙得无法承担这个需要时间的职责。于是,秦惠王临机决断,让甘茂给太子做了没有太子傅爵位的临时老师。恰恰这个太子嗜兵好武,与兼通杂学喜好谈兵机敏快捷的甘茂竟是分外投机。此时又恰逢秦惠王疯臆症经常发作,甘茂便自然成了太子斡旋朝局的柱石人物。及至秦惠王骤然崩去,张仪司马错洒脱离朝,甘茂便骤然凸现出来,在三个月间连升六级爵位,做了丞相兼领上将军,权倾一身,炙手可热,在秦国历史上竟是独一无二。

然则甘茂很清楚,在极为看重军功的秦国,不管你是什么高爵重臣,没有赫赫战功,便没有深植朝野的根基,对于外来名士,便不能算在秦国站稳了脚跟。赫赫大功如商鞅者,若没有一战收复千里河西的最后大手笔,在秦国也不会形成举国世族连同秦惠王一起也无法撼动的根基,竟是生前如圣,死后如神,使秦国朝野永远在商鞅的轨迹上行进。在名义权力上,甘茂虽然已经可与商鞅比肩,但



在实际根基上却是霄壤之别。且不说秦国民众根本不知甘茂为何许人也,便是在朝在国,他这丞相也远不能如张仪那般挥洒权力,他这上将军也远不能如司马错那般独领三军而举国倾心。有个总是嘿嘿嘿的右丞相樗里疾矗在那里,甘茂的丞相权力就只能是个领衔架子。有个醉心兵事的新秦王,甘茂的上将军权力也只有大打折扣,实际上也就是个处置军务城防粮草辎重的国尉而已。说是国尉,也只是对上将军权力而言,而不是自己能真正地行使国尉权力。国尉府的那些大小司马及其管辖的府库要塞将领,个个都是浴血杀出来的悍将,人人都有一身疤痕晶亮的红伤,都有赫赫军功爵位,都能历数秦国名将的用兵战例,你没有大才奇功,便休想让他们如臂使指般服从,事事都会碰到无数磕绊……所有这一切,甘茂都看得一清二楚,不打几场大胜仗,他在秦国便是永远的尴尬。

三月中旬春暖花开,甘茂统领十万大军直逼宜阳。

可就在大军开出函谷关的那天晚上,前军主将白山带着一干将领来到中军大帐,竟劝甘茂停止进攻宜阳。甘茂没有发作,只是黑着脸冷笑:“白山,你身为大将,不知王命不可违么?”白山却是不卑不亢道: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。今日宜阳已经有备,我军纵然浴血攻下,究竟所得何益?望上将军陈明君上,莫使秦国锐士血流无谓。”甘茂压着怒火正色道:“白山,秦王对本上将军说过一句话:兵车通三川,秦军入周室,死无恨矣!下宜阳、通三川、入周室,此乃秦王雄图大略也,你敢以些许伤亡计较?”

帐中一时肃然无声,却有一个年轻将军从后排走出拱手道:“上将军此言差矣。兵者,国之大事也。何能以秦王率性一言,而决大军所向?”

“你是何人?竟敢如此犯上!”甘茂终于忍不住了,拍案霍然起身。

“末将千夫长白起。有言如骨鲠在喉,不吐不快。”这个白起竟是平静冷峻,全然不像一个小小的千夫长。

“白起?”甘茂心中一动。目下秦军中谁不知晓这个白起大名?秦王嬴荡在白起卒伍中做过力士卒,对白起赞叹得无以复加,甘茂如何不知?但在大军之中身为最高统帅,如何能让一个千夫长如此侃侃论兵?便厉声呵斥:“一个千夫长也妄言军国大计,成何体统?!”

白起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永远都不会笑,道:“白起以为:商君变法以来,我秦国兵锋所向无敌,皆因上下同心。将士尽抒己见,庙堂方能算无遗策。今张仪丞相离朝,六国正欲恢复合纵。我大军轻率东出,正使六国合纵死灰复燃。宜阳之外,已有魏楚赵兵马十万之众,若久攻不下,大军陷入泥沼,楚国再从背后复仇,秦国岂非险境?望上将军三思上达,慎之慎之。”

甘茂一时竟无言以对。从内心深处说,他承认这个白起确实有见识,然大军已经发动,若不战而回,非但军功无望,还得落个轻率失策的口实,身为丞相上将



军颜面何存？略一思忖，甘茂沉声道：“列位将军：此战乃新王立威之战，意在震慑六国！诸将见仁见智，战后尽可上书秦王。然则，目下断无改弦更张之可能。唯有打好这一仗，使六国知难而退，秦王或可重定方略，否则，只有自乱阵脚。白山将军以为如何？”

白山是前军大将，秦军的绝对主力，来者又大都是他的部将，白起还是他的族侄，甘茂自然首先盯住他说话。也是白山沉稳持重，在军中极是顾全大局，甘茂也想让他体察自己的一番苦心，否则这仗是没法打的。白山一直在默默思忖，此刻看了白起一眼，大手一挥：“走！回帐准备去，好好打仗。牛曳马不曳，军法从事！”众将锵然一拱：“遵命！”一齐出帐去了。白山向甘茂一拱手：“上将军，末将告退。”也径自走了。

甘茂虽然松了一口气，心中却也老大不快。这十万旌旗究竟是谁说了算？一个前军主将，竟然比他甘茂更有威慑力，哪个上将军受得如此窝火？可甘茂没有办法，秦王要立威，自己要军功，这仗肯定要打。可这些老军头个个都在商鞅、车英、司马错、樗里疾主军的时期磨练出一副谋略头脑，连是否师出有名他们都要想，如何能让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只管打仗了事？甘茂之所以不敢大动肝火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病：他虽然喜好谈兵，但毕竟没有真正打过大仗，领兵十万攻城掠地更是头一遭。打仗还得靠这些战将猛士，此时他若拿出镇秦剑行使军法，无异于引火烧身，甘茂岂能掂量不出此中轻重？虽说是自己忍下了，但看白山脸一沉将领们便慨然领命，甘茂还真有些不是滋味儿。

次日黎明，甘茂升帐发令：大军压向宜阳，午后立即发动猛烈进攻！

十多年前，宜阳本来已经被秦军占领。但在秦国大破合纵联军后，张仪为了彻底拆散合纵，便将宜阳归还韩国，与韩国缔结了友好盟约。但韩国也从此大为警觉，对宜阳铁山重兵防守，驻守了五万新军。如果仅仅是这五万韩国新军，也不在秦军话下。可秦惠王一死，张仪司马错同时离秦，紧盯秦国的山东六国情势骤然大变：魏赵楚三国立即呼吁恢复合纵联军，抗击秦国东出！韩国呼应最力，率先出兵五万。齐国虽想置身事外，但也不想开罪山东战国，便只出了八千铁骑。唯有燕国内事吃紧，破例地没有出兵。在甘茂大军集结东出的同时，山东五国也同时向韩国边境集结了十万大军，连同驻守宜阳的五万韩军，决意大战秦军。

联军主将是魏国老将晋鄙，宜阳守将是韩国上将军韩朋。这两人都是第一次合纵联军的参战将领，对秦军战力与神出鬼没的打法依然余悸在心，这次便分外谨慎。两人反复计议，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摆开正面决战的架势，而是以“固守宜阳，耗秦锐气”为宗旨，扎成了遥相呼应的三角阵势：韩朋的五万韩军分为里外两大营驻扎，宜阳城堡内两万精锐步军全力固守，三万精骑驻扎城外铁山西麓，



深沟高垒,在外围阻击秦军;晋鄙的十万大军则驻扎在宜阳东北位置的洛水北岸,背靠熊耳山,前临洛水河谷,可从侧后随时向西向南驰奔救援;三大营相互距离不过十里,大军瞬息即至,策应极是快捷。

对于这种大势变化,秦武王知道,甘茂也知道,但君臣二人却丝毫没有在意,竟是一拍即合,义无反顾地挥师东出了。在秦武王而言,自从以卒伍之身征战巴蜀两年,对秦军锐士的战力自信已极,根本没有将六国联军放在眼里,反而认为这恰恰是彻底摧毁六国战力的绝好时机!在甘茂而言,除了浓烈的功名之心,也与秦武王完全一样,对秦军战力充满自信,对合纵联军视若无物。辞行之时,甘茂对秦武王慨然道:“秦国根基已固,东出函谷摧毁六国,此其时也!臣先行一步,三日攻下宜阳,便当恭迎我王驾临周室。”秦武王声震屋宇地哈哈大笑:“好!本王处置好镇国事宜,便与上将军会师孟津了。”

大军兵临洛水,前军却停止了推进,自领五万中军的甘茂正在疑惑,便见前军斥候飞马来报:“宜阳阵势异常,前军不能攻城,前将军请令缓攻!”甘茂顿时愣怔,催马来到前军白山大旗下,却见大军在山下已经展开阵形,白山却带着十几员大将在山头瞭望。

甘茂飞马上山,身形与声音一齐落下:“白山将军,有何异常?”

“上将军请看。”前军主将白山一拱手,将甘茂让到最突出的山岩上。

甘茂遥遥望去,但见宜阳城头旗甲鲜明,城北铁山的西麓大营也是旌旗猎猎战马嘶鸣,东北河谷地带更是大营连绵不断。甘茂虽然没打过大仗,却也算得通晓兵家,心思敏捷,自然看出了其中奥妙,不禁皱眉:“莫非我攻任何一处,必遭两面夹击?”

白山答道:“正是。我若攻城,山麓韩军必来袭击侧翼背后;我若先取山麓,必遭城内与河谷大军夹击;我若直取河谷,则两支韩军必然同时从背后掩杀。目下不能贸然攻城,需得一个万全打法。”这位在战场上威猛绝伦的前军大将,打仗却从来不鲁莽从事,这也是张仪喜欢带他领军出使震慑六国的因由。

“议出战法了?”甘茂显然有些着急了。

“正在查勘,尚未计议,请上将军示下。”

白山本是一句职责所在的请示,可甘茂却骤然满脸通红。身为上将军,战法谋略本应在出兵时便已了然于胸并备细交代给领军大将。司马错是这种做法的极致,跟他打仗,所有的将领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时间一长,将领们对司马错的军令几乎是不问所以便立即实施。在秦军而言,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兵临城下尚无对策的尴尬局面,白山淡淡一问,便变得分外敏感,十几员大将的目光竟齐刷刷聚到甘茂脸上,甘茂如何不感到难堪?虽然如此,甘茂毕竟聪颖练达,勉力一笑:“接掌三军,甘茂实是勉为其难,若一令出错而致败,甘茂领罪事



小,大秦颜面何存?我等都是为国效命,打仗还得诸位将军切实谋划才是。”一席话倒是妥帖坦诚,将领们的目光也顿时温和了许多。

白山爽朗一笑,大手一挥:“也就三坨十五万,硬啜也行。都说话,如何打?”

一群大将都皱着眉头相互观望,一时竟没人开口。猛然,前军副将蒙骜伸手一指山岩边:“白起,你憋着看个甚?来说说看。”

甘茂蓦然回首,才看见山岩边伫立着那个敦实厚重的年轻千夫长,竟是一尊石雕般独自凝目遥望,对身后的纷纭之声竟是置若罔闻。听见蒙骜声音,他才转身大步走了过来向甘茂与白山拱手一礼:“白起以为:三营虽成虎势,但可一鼓下之。”

甘茂眼睛一亮:“噢?快说了。”

蒙骜一拍掌:“看,我就知道白起有主意。”

白山却是淡淡一笑:“你小子胆大,我听听。”

“诸位请看,”白起指着遥遥可见的茫茫军营与城堡,“敌军三营虽互成照应之势,然却有两道缝隙:宜阳城与铁山军营之间有一道流入洛水的小河,叫西渡水,河谷狭窄险峻;洛水东北的熊耳山双峦竞举,晋鄙大军救援宜阳的最近通道,便是这双峦峡谷。末将斗胆直陈:兵分五路,三面开打,一举攻下宜阳。”

一个千夫长竟能对面临地形如此熟悉,本来已经令人咋舌了,待“兵分五路,三面开打”一出,众将便是一阵愕然沉默。一城两营加两道峡谷,正是五处,秦军十万人马分做五路作战,显然是一场头绪繁多的高难大战。但凡将领,打仗最喜欢军令简单明确头绪少,若遇谋略之战,则必须有高明的统帅全盘调度,领军大将也需要用心拿捏,否则便很容易变成一场自相掣肘的混战。而今统帅,却是军前赖众谋的甘茂,谁敢指望他统一掌控战局?前军主将白山,也历来是领军力战的勇猛大将,从来没有运筹过全局大战。而一个千夫长,更是不可能调度全军。纵然五路筹划可行,居中调度不力也是枉然。将领们心念电闪,便谁也不敢可否了。

白山目光一闪:“上将军,我看还是另谋战法了。”

“且慢!”甘茂却是大步跨前,逼到白起身前,“白起,你且说完。”

白起竟是没有丝毫慌张:“第一路:三万铁甲步军开出双峦峡谷,列阵阻截晋鄙联军;第二路:步兵一万,夜晚从洛水上溯,潜入西渡水河谷,切断宜阳内外两营;第三路:五千精兵从双峦峡谷绕道铁山之后,夜袭铁山韩军;第四路:三万精锐铁骑在铁山前原野上严阵以待,当韩军混乱拥出大营,便在旷野展开截杀;第五路:两万重甲步兵全力攻城。此战并无繁复关节,要害在同时发起,攻杀猛烈,不给敌手喘息之机。”

“你是说,只要我军准时到位,同时发起,剩下便是全力攻杀?”甘茂目光炯